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凤凰出版社

書畫篆刻全集

春秋衡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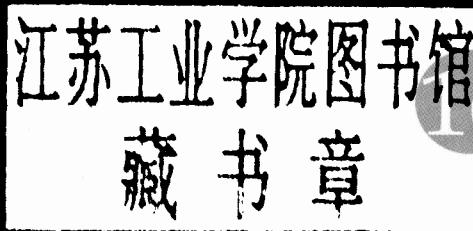
16

魏同賢 主編

禹夢龍全集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
鳳凰出版社



發 凡

一、經錄全文，雖空月不敢擅削，示尊經也。

一、是經，孔氏權書，游夏不能贊一詞，况其下乎？國初頒《大全》於學宮，使士子以意逆志，隨所取裁，猶不失窮經之遺意。其後胡氏孤行，而文定之《春秋》，未必尼山之《春秋》矣。予不揣，竊欲倣朱子《四書集註》之例，廣收百家之說，採其切中情理、不涉穿鑿附會者，定爲正註；其說可相參者，附之圈外，名曰權書端摩，庶幾彙羣儒之精神，備一經之羽翼。奔走多難，尚未脫稿。茲編一以功令爲主，故胡氏全錄，即偶節一二，亦多崩綻等傳，或複詞贅語，舉業所必不用者。不然，寧詳毋略，不敢啓後學苟且之端也。

一、《大全》中諸儒議論，儘有勝胡氏者，然業已宗胡，自難並收，以亂耳目，惟與胡相發明者間錄。至如無傳單文，舉業家相沿以爲不成題。夫題出經文，因傳廢經，是經文亦可刪而讀矣。習而不察，莫此爲甚。與其苛擬傳題以供射覆，孰若明出經文以試聰明？茲編於單文，有胡氏發於他傳者，則注曰見某傳；不然，即採《大全》諸儒之說，以備觀覽。如語止一家，則標曰全某氏；如集衆語，則止標全字。

一、《左》、《國》、《公》、《穀》，原係聖經之按，先按後斷，故載於胡氏之前。四傳不同者，分載之。標目各空一字，先後則以事實爲序。大同小異者，合載之。或合標《左》、《國》，或合標《公》、《穀》，間有標三傳者。文雖不同，而事實可相貫者，連載之。仍各分標，但不空字。見於一傳者，偏載之。各標本書。一二語不可偏廢者，補載之。或事實稍別，或文采雙妙，嵌入既難，全錄又贅，姑用雙行注補，仍標明之。或先經而起，或後經而結，不便繙檢者，聯屬載之。或用大書備載原文，或小字注明一二語。不隸經而可備事實之考者，附載之。標目加附字，即無關事實，而辭采璀璨可助筆花者，亦備錄其文。或誦或覽，惟資性是視，不令嗜古者有遺珠之歎。

一、有事出三傳，而胡氏援引之者，互存則贅，今存胡以便擬題。而原文未備，則補註之。若無題脚者，仍用本傳。

一、《春秋》與《詩》相通，故採取獨富。姑舉《衛風》、如《擊鼓》、《乘舟》之類，切於經文者，用大書；如《碩人》、《載馳》等，止註明左，胡本文之下。《書》如《秦誓》、《禮記》如《檀弓》、《月令》等，總屬典要，亟加摭錄。他如《周禮》、《家語》、《穆天子傳》、《晉乘》、《楚檮杌》、《吳越春秋》、《管子》、《晏子》、《韓非子》、《呂覽》、《韓詩外傳》、《史記》、《文獻通考》、杜氏《通典》、朱子《纂要》、陳氏《括例》、《事義考》、季氏《私考》、《春秋屬辭》等書，或事詳於一時，或語詳於一事，或連篇而誇富，或片語以佐遺，或典故於焉取徵，或事實借之旁印，並收萃盤，不遺玉屑。惟他經之外，吾不敢知，若語耑門，無慙變一矣。

一、採用諸書，各標出處。或兩事出一書者，但用圈隔，止離經文一字，省紙也。較胡傳低一字，遵時也。字俱大書，便覽也。

一、坊本十二公，首俱有列國，又每年注天王各國年號，殊覺猥冗。今將一經始末，自周而下，總

載首帙，使人一覽可盡。其每年止錄某君元年，崩卒之類，以備查閱。若經中無事者，則并省之。

一、文章如祭公諫征犬戎，事實如宣王南征北伐之類，雖在《春秋》以前，有裨經學，獲麟雖絕筆，而《左》《國》所載，如楚衛齊晉之亂，皆《春秋》結局，不可不錄。今前後各附一卷，俾首尾畢具。覽是編者，一切書可盡置高閣矣。

一、字非甚難識者，不音。義非甚難通者，不解。其音解悉列上方，不使與補注相混。

一、凡雙行注語，或解傳中本句，或補所未足及文法不同處，則即注本文之下。如係全傳事實，或斷語，則總注于後。

一、無傳經文，其事明見他傳者，則曰見某傳；若事不具見，而義實有指者，則曰主某傳；若影響相傳者，則曰借某傳。

目 錄

發凡

附錄

前一	各傳序略	一
前二	兩周事考	四
前三	列國始末	三

卷三

隱公下

卷四

桓公上

卷五

桓公中

卷六

桓公下

卷七

莊公上

卷一

隱公上	一
-----	---

卷二

隱公中	五
-----	---

卷八

文公下

莊公中

六

卷九

宣公上

一

莊公下

三

卷十

宣公中

四

閔公

七

卷十一

宣公下

五

僖公上

六

卷十二

宣公中

五

僖公下

七

卷十三

成公上

六

僖公中

八

卷十四

襄公上

七

文公上

九

卷十五

襄公中

十

卷二十三

襄公下

四七二

卷二十八
定公上

六〇四

卷二十四

昭公上

四九一

卷二十九
定公下

六三七

卷二十五
昭公中

五五五

卷二十六
昭公下

五六七

卷二十七
哀公下

六四一

卷二十九
哀公上

六四一

備錄

六八二

卷一

隱公上

〔胡〕《春秋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，東遷之始，流風遺俗，猶有存者。鄭武公入爲司徒，善於其職，則猶用賢也。晉侯扞王於鄭，錫之秬鬯，則猶有誥命也。王曰「其歸視爾師」，則諸侯猶來朝也。義和之薨，謚爲文侯，則列國猶有請也。及平王在位日久，不能自強於政治，棄其九族，葛藟有「終遠兄弟」之刺，不撫其民，周人有「東薪蒲楚」之譏。至其晚年，失道滋甚，乃以天王之尊，下贈諸侯之妾。於是三綱淪、九法斁，人望絕矣。夫婦，人倫之本。朝廷，風化之原。平王子母親遭褒姒之難，又不是懲，而贈人寵妾，是拔本塞原，自滅之也。《春秋》於此，蓋有不得已焉耳。託始乎隱，不亦深切著明也哉？

元年平王四十九年。齊僖公祿父元年。

〔胡〕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，明人君之用也。大哉乾元，萬物資始，天之用也。至哉坤元，萬物資生，地之用也。成位乎其中，則與天地參。故體元者，人君之職；而調元者，宰相之事。元，即

仁也；仁，人心也。《春秋》深明其用，當自責者始。故治國先正其心，以正朝廷與百官，而遠近莫不壹於正矣。《春秋》立文兼述作。按《舜典》紀元日，《商訓》稱元祀，此經書元年。所謂祖二帝，明三王，述而不作者也。正次王，王次春，乃立法創制，裁自聖心，無所述於人者，非史策之舊文矣。

春王正月。〔穀梁〕公何以不言即位？將以讓桓也。讓桓正乎？曰：不正。《春秋》貴義而不貴惠，信道而不信邪。孝子揚父之美，不揚父之惡。先君之欲與桓，非正也，邪也。雖然，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。已探先君之邪志，而遂以與桓，則是成父之惡也。兄弟，天倫也。爲子受之父，爲諸侯受之君。已廢天倫，而忘君父，以行小惠，曰小道也。若隱者，可謂輕千乘之國，蹈道，則未也。

〔胡〕按左氏曰「王周正月」，周人以建子爲歲首，則冬十有一月是也。〔全注氏《周禮》〕凡言正月指子月，歲終指丑月，正歲指寅月。州長正月屬民讀法，正歲讀法如初，則子月居先可知矣。前乎周者，以丑爲正，其書始即

位曰「惟元祀十有二月」，則知月不易也。後乎周者，以亥爲正，其書始建國曰「元年冬十月」，則知時不易也。建子非春亦明矣，乃以夏時冠周月，何哉？聖人語顏回以爲邦，則曰行夏之時；作《春秋》以經世，則曰春王正月，此見諸行事驗也。或曰：非天子不議禮。仲尼有聖德，無其位，而改正朔，可乎？曰：有是言也。不曰《春秋》天子之事乎？以夏時冠月，垂法後世；以周正紀事，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。其旨微矣。加王於正者，大一統也。〔全呂氏《書戴舜禹受命之始》〕《春秋》書法不類，何與？天下皆知有帝，故虞之正月不冠以帝。天下皆知有王，故夏之正月不冠以王。《春秋》之時，欲肆理滅，夫子不得已而標王之一字，出諸正月之上，然後知自隱至衰，二百四十二年，予奪凌貶，無非王道之流行也。國君逾年改元，必行

告廟之禮；國史主記時政，必書即位之事。而隱公闕焉，是仲尼削之也。古者諸侯繼世襲封，則內必有所承；爵位土田受之天子，則上必有所稟。內不承國於先君，上不稟命於天子，諸大夫扳己以立而遂立焉，扳，普顏反。是與爭亂造端，而篡弑所由起也。《春秋》首紹隱公以明大法，紹，黜同。父子君臣之倫正矣。

二月，公及邾儀父邾子克盟于蔑。父音甫。
〔左〕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，故爲蔑之盟。凡盟，鑿地爲方坎，殺牲于坎上。割牲左耳，盛以珠槃。尸盟者執之，又取血盛以玉敦，用血爲盟書。書成，乃歃血讀書以告神。坎其牲，加書于上而埋之。

〔胡〕魯，侯爵，而其君稱公。此臣子之詞，《春秋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。我所欲曰及。邾者，魯之附庸；儀父，其君之字也。何以稱字？中國之附庸也。王朝大夫例稱字，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，諸侯之兄弟例稱字，中國之附庸例稱字，其常也。聖人按是非，定褒貶，則有例當稱字，或黜而書名；例當稱人，或進而書字，其變也。常者道之正，變者道之中。《春秋》大義公天下，以講信修睦爲事，而刑牲歃血，要質鬼神，要，平聲。質與剗同。則非所貴也。故盟有弗獲已者，而汲汲欲焉，惡隱公之私也。

夏五月，鄭伯克段于鄢。鄢音偃。
〔左〕初，鄭武公娶于申，曰武姜，生莊公及共叔段。莊公寤生，驚姜氏，故名曰寤生，遂惡之。愛共叔段，欲立之。亟請於武公，公弗許。及莊公即位，爲之請制。公曰：「制，嚴邑也，號叔死焉，他邑唯命。」請京，使居之，謂之京城大叔。祭仲曰：「祭，齊去聲。都城過百雉，八尺曰板，五板而堵，五堵而雉，百雉而城。國之害也。先王之制，大都不過參國之一，中五之一，小九之

一。今京不度，非制也。君將不堪。」公曰：「姜氏欲之，焉辟害？」對曰：「姜氏何厭之有？不如早爲之所，無使滋蔓。蔓音萬。蔓，難圖也。蔓艸猶不可除，况君之寵弟乎？」公曰：「多行不義必自斃，子姑待之。」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。公子呂曰：「國不堪貳，君將若之何？欲與大叔，臣請事之。若弗與，則請除之。無生民心。」公曰：「無庸，將自及。」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，至于廩延。子封曰：「子封即子臣。可矣！厚將得衆。」公曰：「不義不暱，厚將崩。」大叔完聚，繕甲兵，具卒乘，將襲鄭。夫人將啓之。公聞其期，曰：「可矣！」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。京叛大叔段。段入于郿，公伐諸郿，大叔出奔共，遂寘姜氏于城穎，穎音志。而誓之曰：「不及黃泉，無相見也。」既而悔之。穎考叔爲穎谷封人，聞之，有獻于公。公賜之食，食舍肉，公問之，對曰：「小人有母，皆嘗小人之食矣，未嘗君之羹。請以遺之。」公曰：「爾有母遺，繄我獨無！」繄音衣。發語聲。穎考叔曰：「敢問何謂也？」公語之故，且告之悔。對曰：「君何患焉？若闕地及泉，闕音掘。隧而相見，隧音遂。其誰曰不然？」公從之。公入而賦：「大隧之中，其樂也融融。」姜出而賦：「大隧之外，其樂也洩洩。」洩音曳。遂爲母子如初。君子曰：「穎考叔，純孝也。愛其母，施及莊公。詩曰：『孝子不匱，永錫爾類。』其是之謂乎？」

〔胡〕用兵，大事也。必君臣合謀而後動，則當稱國。命公子呂爲主帥，則當稱將。出車二百乘，則當稱師。三者咸無稱焉，而專目鄭伯，是罪之在伯也。猶以爲未足，又書曰：「克段于郿。」克者，力勝之詞；不稱弟，路人也；于郿，操之爲已蹙矣。夫君親無將，段將以弟篡兄，以臣伐君，必誅之罪也，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。曷爲縱釋叔段，移於莊公，舉法若是失輕重哉？曰：「姜氏當武公存之時，常欲立段矣。及公既沒，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，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，國人又悅而歸之，

恐其終將軋己爲後患也。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，縱使失道，以至於亂，然後以叛逆討之，則國人不敢從，姜氏不敢主，而大叔屬籍當絕，不可復居父母之邦，此鄭伯之志也。王政以善養人，推其所爲，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。况以惡養天倫，使陷於罪，因以翦之乎？《春秋》推見至隱，首誅其意，以正人心，示天下爲公，不可以私亂也。垂訓之義大矣。

秋七月，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賄。咺，喧上聲。賄音傳。
〔左〕惠公元妃孟子，孟子卒，繼室以聲子，生隱公。宋武公生仲子，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，曰爲魯夫人，故仲子歸于我。生桓公而惠公薨，是以隱公立而奉之。〔公羊〕賄者何？喪事有賄，賄者蓋以馬，以乘馬束帛。以馬者，士駕二馬，乘馬者，大夫以上備四。車馬曰賄，貨財曰聘，衣被曰襚。

〔胡〕上古應時稱號，故其名三變。三變，皇帝、王。《春秋》以天自處，創制立名，繫王於天，爲萬世法，其義備矣。冢宰稱宰。咺者，名也。王朝公卿書官，大夫書字，上士中士書名，下士書人。嘗位六卿之長而名之，何也？六卿，冢宰、宗伯、司徒、司馬、司寇、司空。仲子，惠公之妾爾。以天王之尊，下贈諸侯之妾，是加冠於屢，人道之大經拂矣。天王，紀法之宗也；六卿，紀法之守也。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上，則與聞其謀；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，則專掌其事。而承命以贈諸侯之妾，是壞法亂紀，壞音怪。自王朝始也。《春秋》重嫡妾之分，故特貶而書名，以見宰之非宰也。或曰：僖公之母成風，亦莊公妾也。其卒也，王使榮叔歸含且贈；其葬也，王使召伯來會葬。下贈諸侯之妾，而名其宰，榮召何以書字而不名也？於前贈仲子，則名冢宰；於後葬成風，王不稱天。其法嚴矣。

九月，及宋人盟于宿。〔左〕惠公之季年，敗宋師于黃。公立而求成焉，盟于宿，始通也。

〔胡〕內稱及，外稱人，皆微者。其地以國，宿亦與焉。微者盟會不志於《春秋》，此其志者，有宿國之君也。凡書盟者，惡之。或曰：「周官」有司盟，掌盟載之法。詛祝作其詞，玉府共其器，戎右役其事，太史藏其約。蘇公亦曰：「出此三物，以詛爾斯。」凡邦國有疑會同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，及其禮儀，北面詔明。神器、珠槃、玉敦之類，蘇公、周大夫、三物、大豕、鷄。夫盟以結信，出於人情，先王猶不禁也，而謂凡書盟者惡之，可乎？曰：「盟以結信，非先王所欲，而不禁，逮德下衰，欲禁之而不克也。」《春秋》之時，會而歃血，其載果掌於司盟，猶不以爲善也，又况私相要誓，慢鬼神，犯刑政，以成傾危之習哉？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，尋自叛之，信安在乎？故知凡書盟者，惡之也。

冬十有二月，祭伯來。〔事義考〕按祭先出自周公第七支子，食邑于祭者。〔穀梁〕襄內諸侯，非有天子之命，不得出會諸侯。不正其外交，故弗與朝也。聘弓鏃矢，不出竟場。束脩之肉，不行竟中。竟，境同，上聲。有至尊者，不貳之也。

〔胡〕按左氏曰：「非王命也。」祭伯，畿內諸侯，爲王卿士，來朝于魯，而直書曰來，不與其朝也。人臣義無私交，大夫非君命不越竟。所以然者，杜朋黨之原，爲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。惟此義不行，然後有藉外權，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；繆音穆。交私議論，如莊助之結淮南者；倚強藩爲援，援音元。以脅制朝廷，如唐盧攜之於高駢，崔胤之於宣武，昭緯之於邠岐者矣。經於內臣朝聘告赴，皆貶而不與，正其本也。豈有誣上行私，自植其黨之患哉？

公子益師卒。

「胡」凡公子公孫，登名於史策，貴戚之卿也。不書官者，不與其以公子故，而自爲卿也。古者諸侯大夫，皆命於天子，卿卒必書，此《春秋》責大臣之意。其不曰，公羊以爲遠，然公子彊遠矣而書曰，彊，苦侯反。則非遠也。穀梁以爲惡，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而書曰，則非惡也。左氏以爲公不與小斂，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，叔孫舍卒于內而公在外，不與小斂明矣而書曰，左氏之說亦非也。其見恩數之有厚薄歟？

二年

春，公會戎于潛。 「左」修惠公之好也。戎請盟，公辭。

「胡」戎狄舉號，外之也。天無所不覆，地無所不載，天子與天地參者也。《春秋》天子之事，何獨外戎狄乎？曰：中國之有戎狄，猶君子之有小人。內君子外小人爲泰，內小人外君子爲否。《春秋》，聖人傾否之書，內中國而外四夷，使之各安其所也。無不覆載者，王德之體；內中國而外四夷者，王道之用。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，致金繒之奉，首顧居下，其策不可施也。以戎狄而朝諸夏，位侯王之上，亂常失序，其禮不可行也。以羌胡而居塞內，無出入之防，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，萌猾夏之階，其禍不可長也。爲此說者，其知內外之旨，而明於馭戎之道。正朔所不加也，奚會同之有？書會戎，譏之也。

夏五月，莒人入向。此入國之始。無駭帥師入極。向音鈞。 「左」司空無駭入極，費虧父勝之。虧音聚。

〔胡〕左氏曰：「莒子娶于向。向姜不安莒而歸。莒人入向，以姜氏還。」此所謂按也。《春秋》書曰：「莒人入向」，此所謂斷也。以事言之，入者造其國都；以義言之，入者逆而不順。莒稱人，小國也。無駭不氏，未賜族也。其書帥師，用大衆也。非王命而入人國邑，逞其私意，見諸侯之不臣也。擅興而征討不加焉，見天王之不君也。據事直書，義自見矣。

秋八月庚辰，公及戎盟于唐。

〔左〕復修戎好也。

〔胡〕按《費誓》稱淮夷徐戎，費音秘。此蓋徐州之戎，久居中國，在魯之東郊者也。韓愈氏言《春秋》謹嚴，君子以爲深得其旨。所謂謹嚴者，何謹乎？莫謹於華夷之辨矣。中國而夷狄則狄之；夷狄滑夏，則膺之，此《春秋》之旨也。而與戎歃血以約盟，非義矣。是故成於日者，必以事繫日。繫音繼。而前此盟于蔑則不日，盟于宿則不日，後此盟于密則不日，盟于石門則不日，獨盟于唐而書日者，謹之也。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，而配偶非其類，如西漢之於匈奴。約戎狄以求援，援音元。而華夏被其毒，如肅宗之於回紇。信戎狄以與盟，而臣主蒙其恥，如德宗之於尚結贊。雖悔於終，亦將奚及？《春秋》謹唐之盟，垂戒遠矣。

九月，紀履綸來逆女。〔左〕卿爲君逆也。

冬十月，伯姬歸于紀。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傳。

〔胡〕逆女，親者也，使大夫，非正也。魯哀公問冕而親迎，不已重乎？孔子對曰：「合二姓之好，以爲宗廟社稷主，君何謂已重乎？」文定厥祥，親迎于渭，造舟焉梁，不顯其光，則世子而親迎也。韓侯娶妻，厥父之子，厥音繼。韓侯迎止于厥之里，則諸侯而親迎也。有夫婦然後有父子，有父子然

後有君臣。夫婦，人倫之本也。逆女必親，使大夫，非正也。入《春秋》之始，名宰咺歸贈，以譏亂法；書履綸逆女，以志變常。衆妾之分定矣。大昏之禮嚴矣。

紀子伯莒子盟于密。

〔胡〕凡闕文，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，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，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。如隱不書即位，桓不書王，贈葬成風王不書天，吳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，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。甲戌己丑，夏五，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，或曰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也，或曰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也。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，必曲爲之說，則鑿矣。

十有二月乙卯，夫人子氏薨。

〔胡〕夫人子氏者，隱之妻也。卒而不書葬，夫人之義，從君者也。邦君之妻，國人稱之曰小君，卒則書薨，以明齊也。先卒則不書葬，以明順也。

鄭人伐衛。此諸侯征伐之始。

〔胡〕按左氏，鄭共叔之亂，公孫滑出奔衛，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，至是鄭人伐衛，討滑之亂也。凡兵，聲罪致討曰伐，潛師掠境曰侵，兩兵相接曰戰，縕其城邑曰圍，造其國都曰入，徙其朝市曰遷，毀其宗廟社稷曰滅，詭道而勝之曰敗，悉虜而俘之曰取，輕行而掩之曰襲，已去而躡之曰追，聚兵而守之曰戍，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，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。內兵，書敗曰戰，書滅曰取，特婉其詞，爲君隱也。征伐，天子之大權。今鄭無王命，雖有言可執，亦王法所禁，況於修怨乎？不書戰者，程氏以爲衛已服也。衛服，則可免矣。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皆可通矣。